

故鄉史蹟漫談

——周朝發祥地，究在何處？

田炯錦

我的家鄉是在甘肅省的慶陽縣。慶陽位於甘肅的東北部，與陝西之黃陵縣東西為鄰，縣境山陵高原起伏，交通極不便利。除了北宋和元末明初，因防西夏趙元昊，和追剿元將庫庫鐵木耳時，范仲淹、徐達等曾屯大軍於縣境，被認為軍事要衝外，向來很少為人所注意。故它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，佔一重要環節，幾乎沒有人知道。我們中國向稱有五千多年歷史，為世界上文化發達最早的國家，但有信史可考的政教文物制度，足以光耀於世界者，最早應推周朝。而慶陽實為周朝之發祥地，當於下文說明。因為慶陽地勢險阻，交通梗塞，研究歷史的學人，很少足履其境。是以除本地學人外，很少人知道其為周朝祖先發祥之地。春秋戰國時，各國兼併，夷狄交侵，人民苦於戰禍，都望全中國統一，以維護安全，而減輕黎庶的痛苦。孔子主張尊周，孟子主張定一，墨子主張尚同，可以說都是一般人願望的代言人。在如此情勢下，中國人種族同源，都是黃帝的子孫；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都是佐舜治天下的功臣之歷史與學說，遂盛行於春秋戰國之世。後之治史者，困於這些學說歷史，遂把簡單成不堪想像的曲折。關中的武功，註解為后稷教民稼穡之地，周朝以後的發展，遂令人莫名其妙。

懷疑古史的顧頡剛先生，不受傳統拘束，乃發現時代愈後，而學者所說的歷史愈古；孔子論古聖王，最早祇及堯舜，較後之治史者，乃大談黃帝、神農、伏羲、盤古；他遂認為我國的歷史為層壘式的，時代愈後，壘的愈高，乃認為周以前的歷史，多係春秋以後的學者們偽造。維護傳統的學者們，認為他否定了周以前的歷史，無異否定了我中國為文明古國，於是遂羣起而攻之。顧氏疑古太過，其許多論點，固經不住駁詰，但他認為治中國史的學者，時代愈後，對古史說的愈古，則為不可否認的事實。在大陸時，筆者喜歡讀古史及其真偽辯論的文字，日久發生一種看法，相信時代較後的人，敘述古代歷史愈為古遠，不能說絕無偽造，但絕非盡屬偽造。較後的人能知古代較遠的史實，率多由於自春秋至秦，諸強國的版圖繼續向四圍擴張，各部族接觸的機會遂越來越多。各族都有他們傳說的歷史，這些傳說流入中原，希望中國統一的學者，遂將各族彼此本無關聯的著名人士，排列成先後的輩份，連同他們的事蹟，統編成中國的歷史。例如堯、舜、禹諸帝的國境，大抵是在山西南部及河南中西部一帶，而商之代夏，周之代商，為較後的史實，故春秋時治史態度謹嚴的孔子，論古帝王，祇盛稱堯、舜、禹、湯及文武。但在孔子時代前後，中國的勢力到了巴蜀，而有古帝王顓頊之傳說；

到了齊宋，而有帝嚳之傳說；到了燕趙，而有黃帝之傳說；到了湖湘，而有神農之傳說；到了隴南，而有伏羲之傳說；到了黔中，而有盤古之傳說。春秋戰國的學者們，對於孔子已經談過的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武歷史系統，無法在其中間插入這些古帝王，祇有將其輩份向更古排列。於是堯、舜之前有帝嚳，帝嚳之前有顓頊，顓頊之前有黃帝。傳說的黃帝到過的地方最多，於是想創立中國各部族本屬一家的歷史學說，而便於促進統一計，乃以夏之先人傳說為顓頊，商之先人為帝嚳，周之先人后稷的母親，為帝嚳的元妃，而顓頊、帝嚳同屬黃帝的子孫，黃帝於是乃成中華各族的共同祖先。更後傳說的神農、伏羲、盤古、和黃帝無法拉上親屬關係，故學者們祇說他們為中華民族更古的祖宗。筆者的這種遠古帝王，係由邊遠地區的傳說歷史，加以系統化而來，並不是閉門造車，古代經史中可以找出許多證據。現在言歸正傳，舉周族發展的經過，為筆者這一信念的例證。

詩經大雅文王之什及生民之什，敘述周朝起源及發展的歷史。生民章說：「厥初生民，時維姜嫄，生民如何，克禋克祀，以弗無子，履帝武敏歆。攸介攸止，載震載夙，載生載育，時維后稷。」由此詩可知周人認為最初的祖先，便是姜嫄，姜嫄生后稷，因為不知道后稷的父親是誰，

乃謂姜嫄踏了一個大腳跡便懷孕生子。接着被說：無夫的女子，得上帝之靈佑，居然生子，她以為怪異，乃把他拋掉。但有牛羊遮蔽，有羣鳥覆翼。姜嫄見鳥獸都愛護后稷，方纔把他收養。繼說后稷到了能吃东西的時候，便喜歡種植不稼，而他種下的東西都長的茂盛，結實繁多。因為他穀物種得很好，便在有部地方成家立業。在有部定居之後，后稷種植多種嘉穀，收獲後肩負回家，「便起首奉事祭祀。」祭祀的用意，是請上帝來饗，以祝來歲繼續豐年。這樣的祭祀，一直維持到現在。這是生民詩八章的大意，此詩實為后稷的小傳，但沒有一句提到他佐堯舜教民稼穡的事蹟。

由生民詩可知后稷是周人的祖先，其母親是姜嫄。他不知有父，在其母親生他的地方，從事耕稼。至於他母親是帝嚳的元妃，有部在今陝西扶風，周原在今陝西武功，在扶風、武功一帶，后稷教民稼穡，同時為佐舜治天下的功臣等說，當係想望天下統一的學者們，將零碎的傳說，改造而成的歷史。因為舜都蒲坂，與關中隣近，故將周族的發祥地周原有部，都認為是在關中；而非在戎狄之境，然后稷佐舜之說，始可令人相信。但后稷之子不密居戎狄之境為周人所共知，不密故城在今慶陽縣境，秦興起以前，則為戎狄區域。后稷教民稼穡之地，果在關中，他的兒子何以會在夷狄？公劉大王之由夷狄區域東遷，則為不爭之事實，詩大雅文王之什與生民之什，都有明確的敘述。根據詩經所述，周民族係自西北向東南發展，而到岐山之下，亦即到扶風、武功一帶，何以在大王遷岐一千數百年前，后稷即在該地教民稼穡，建國立業呢？為解決這些矛盾，學者們遂說：「稷卒，子不密立，不密末年夏后氏政衰，去稷不務，不密以失其官，而藉戎狄之間。」（見史記周本紀）有了這樣一段史實，於是后稷在關中，其子不密居戎狄，以及後來公劉遷

邠，大王由邠遷於岐下。都屬合情合理，似乎無可質疑。但仍使人疑惑不解者，不密藉戎狄之間，是他一個人逃亡，還是周族全部遷徙？如係一人逃亡，當時在扶風、岐山一帶的周民族那裏去了？若說周民族全部遷徙，如此的大事，詩經、書經及其他古籍何以忽略不提呢？周民族逃入戎狄地區千數百年後，又遷回他們始祖后稷稼穡立國的原地帶，當為千載難逢的巧合。詩大雅敘述周室發展的經過，對如此奇蹟，何以一字不提呢？且后稷的母親為姜嫄，以後周姜世為婚媾，如果后稷起始就在岐山、武功一帶，姜部族居地當與之相距不遠。不密失官遠竄戎狄，即其本族之隨之俱往，姜族人豈肯隨他流徙？但孟子所述大王去邠時，是和他的王后姜氏偕行，試問姜族如在關中，而姜女何以能在邠與大王成婚呢？

少時居住故鄉慶陽縣南佐村，當時本地雖無從事考據的學者，但常聞父老說本縣是周朝的發祥地。由上大學到赴美留學以前，筆者曾有機會到過慶陽縣城三次。慶陽縣城四面環山，中有周圍約二十餘里的一塊高地，築有城垣。東西有兩條川流在城南匯合。當地人叫作府河，或馬連河。東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個高墳，父老們告訴我乃不密墳。由縣城西行而上，為一約千尺的高原，名董志原，南北長約二百里，東西寬約百里，我的家鄉即在高原的中部偏西。原中部有一個古廟名老公殿，鄉土音將「公」字讀成「刮」字音，所以小時不明白老刮殿為何意。十三年夏回鄉，因河南發生戰事，赴北平交通中斷數月，得與本縣有識者常談地方掌故，始悉老刮殿正音老公殿，亦稱公劉殿，殿附近的居民，至今仍多姬姓。始悟此殿當係崇奉詩經篤公劉篇所敘的公劉。以後細閱詩經生民、篤公劉、及縣志瓜瓞諸章，乃相信后稷原係生在當時戎狄區域，以後建制為慶州弘化縣，即清代之慶陽府安化縣。有部當難縣治不遠，可能是慶陽城外西北一帶，現叫作西川

。或者就是現在的慶陽縣城。該地高於水平約五、六十尺，比較乾燥，宜於人居，故后稷即在有部成家立業。部之意或即今日文字之「臺」歟。后稷在兩河間之有部，發展農業，經過百餘年或數百年，子孫繁衍，人口衆多，到了公劉時代，已發展到董志原。篤公劉詩所謂「于胥斯原，既廣且繁」的原，當係董志原，絕非後人註釋的：「相親周原的土地，居住繁庶的人民」的周原。統觀篤公劉詩六章，係說在原上一日不敢偷安。總是治理田疇，屯積糧食，等到富足了，乃將人民武裝起來，向前發展。自到原上以後，人口及財富增加，而又能安居樂業，故人民都不懷念舊地有部，而願追隨公前進。故他們帶上武器，離開董志原，過澗溝，登長武高地，又下降至涇水流城，再越河濱之高崗，乃看見平原地帶。於是在平原高丘建造居室賓舍，施行政教。安居之後，歡宴羣臣，以示慰勉。開闢了廣長土地之後，定方向，辨別氣候寒溫，察看水泉便利，訂軍制，定糧賦，在關人口日增，國力增大。初到關館居的時候，便渡渭水，採取鐵石，以製造器具；定居之後，整理田畝。此時前進的人口逐漸增多，分居室澗兩旁，又分居涇水對岸，據此可知公劉之自董志原向關地前進，旨在向東南發展，不是被迫遷徙。故他到關定居後，原住在有部及董志原之人民，並未均放棄舊日基業，全部遷移。所以周室在慶陽發祥的傳說，一直流行。周之發祥地陷於戎，當在大王去邠前後。

讀縣志瓜瓞諸章，可以粗知周室自關東遷的情形。周部族到了岐山之下，始發現周原土地肥沃，物產豐美，例如董荼在別處味苦，而在周原其甘如飴，於是他們乃築室定居。因土地肥沃，生齒日繁，歸附者日衆。混夷畏周之勢盛，乃駭懼遠遁。於是大王乃始剪商。但瓜瓞篇恐怕有不少殘缺錯誤之處，使人讀了覺得與篤公劉篇描述的關地的情形不相符合。如古公劉父，被認就是周

朝的大王，但大王據史記所述，乃公劉第九世孫，而公劉居邠時，篤公劉篤說：已有居室廬舍，賓旅，且整理田畝，規定糖賦，注意灌溉，編定軍隊，已成為一個很像樣的國家。何以公劉之後數百年，到大王的時候，還是「陶復陶穴，未有諸室」呢？筆者詳閱詩大雅文王之什與生民之什諸章，甚疑古公亶父和大王不是一個人，因為同屬大雅文王之什，蘇縣篤說：「蘇縣瓜瓞，民之初生，自土沮漆，古公亶父，陶復陶穴，未有室。」皇矣篤說：「帝作邦作對，自大王王季。」同在文王之什內，蘇縣篤稱古公亶父，皇矣篤稱大王，而未說明是一個人，亦未說明何時由古公改稱大王。且古公亶父事蹟時，說民之初生，陶復陶穴，未有室，當時好像是原始社會。敘大王時情形，則謂山上的樹木剪拔了，道路開通了，上帝認為周室情況比夏、商都好，乃眷顧西方，臨祐大王的居宅。可見周室已發展成繁榮大國，其盛況超過前代，當不是古公亶父時的原始社會了。但孟子梁惠王篤說：「孟子對齊宣王曰：『昔者大王好色，愛厥妃；詩云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；率西水滸，至於岐下，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。』這不是明說古公亶父就是大王嗎？如果認為他不是大王，孟子梁惠王章所述，將如何解釋呢？」

筆者前至慶陽縣城，看見其附近山川形勢，又讀蘇縣篤及其註與義，竊疑古公亶父的時代，當在公劉以前，而後於后稷不遠。蘇縣篤原文為：「蘇縣瓜瓞，民之初生，自土沮漆，古公亶父，陶復陶穴，未有室。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，率西水滸，至於岐下，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。」若祇就本文解釋：則拿瓜瓞的蘇縣來比胥宇的人口，起初很少，越來越增加。古公在周族初居之地，感覺人稠地狹，不足以維持生活，乃由土往漆。當時尚無房屋，作飯及居住，都在沿山挖的土窖裏。一天早晨，他走馬沿河西岸前進，到了岐下，覺得地方很好，乃與他的太太，察看住居的地方，欲在該地定居。詩裏的「土」、「漆」、「岐下」究竟指的什麼地方，尚難知悉。因為自周室向東發展，本土經戎狄蹂躪盤據後，以位居邊遠地區，交通梗阻，幾千年來除行軍外，很少為人所注意。更無考古的學者，前往考察研究。研究詩經的學者，自春秋戰國以來，受了各族同源學說的影響，已經確信后稷輔佐堯舜，教民稼穡；他的部族原居住在關中西部岐山附近各地；甚至確信他的教民耕稼之地，在今的武功；他的兒子不密，因「夏后氏政衰，去稷不務，不密以失其官，而奔戎狄之間」，「不密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星。」（見史紀周本紀及其註）故他們註解詩經時，將自土沮漆的「土」，在邠沒有地方可以附會，於是乃說「土」是「杜」的假借字，杜是水名，自扶風杜陽南入漆。將「率西水滸，至於岐下」，解作自邠西漆水之匪，以至岐山之下。如此則古公亶父就是大王，古公雖有邠、西向覓較好之生活地區，遂與大王受狄人侵擾遷岐，混為一事。其實慶陽城往董志原的中途，河西岸山崗甚多，其間夾有許多平地，其上有不少村落。筆者相信「土」、「漆」、「岐」或者「岐下」等地，當在有邠與董志原之間。因其地不為學人注意，所以無人能確定其所在。總之我們欲明瞭古代各族如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楚、越等發展之真相，固有賴於流傳的歷史，但不可全信。當對照其所載事蹟，前後有無矛盾，是否合理；更應在地上地下，尋找資料，以為佐證，方不致為古人所愚。否則真難免如孟子所說：「盡信書則不如無書」了。

談故鄉史蹟與周朝發祥地，到此為止。現擬聲明筆者為什麼將一篇研究歷史的文字叫作漫談。三十年前，本有意對春秋戰國及秦漢的學者時代愈後，對歷史事實、述說愈古，以及周朝發祥地等問題，作一番研究，並且搜集了一些資料。不意抗戰和剿匪期間，先後將資料損失盡淨。將來返回大陸，不一定很快可還故鄉。真到了能回故鄉的時候，恐怕精力與時會都不容許去對古史上的問題，作實地的考察研究。所以把我對古史與周朝發祥地的看法，粗率的敘述出來，供考古學者們研究的參考。因本文祇述筆者的看法與信念，沒有足夠的史料，以資佐證。故不敢算是研究，而姑稱作漫談。

業事僑華尼印

司公限有份股衣織紡僑裕

號六里義普鎮壠中縣園桃